



最赤诚的心献给祖国

——读《百名院士的红色情缘》

刘小兵

在中国科学界,历来有爱国、担当、奉献的优良传统,以钱学森、朱光亚、袁隆平等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们,怀揣一腔赤诚,秉承报效祖国、振兴中华的美好初心,执着地奋战在科研一线。《百名院士的红色情缘》(人民邮电出版社2022年6月出版)讲述了100名中国工程院院士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红色情缘,立体呈现了他们面向世界科技前沿、面向经济主战场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,躬行求索、忘我奉献的动人故事。

全书分“担当”“求索”“躬行”“情怀”四个篇章,展现了科学家们是如何为民族复兴、人民幸福,担负时代重任,始终与党同心同德、同向同行,共同绘就了科教兴国、科技强国的奋斗篇章,生动反映了“跟党走、为人民”的科技界时代强音。

该书以人物专栏的形式,聚焦每位院士的工作经历、所取得的科研成果,以及他们在党的领导下,孜孜不倦投身科技事业的动人场景。这些院士大多跨越新旧两个社会,见证了时代变迁,其科学涵养及求学态度,都曾发生过改变。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,党对科技事业十分重视,对广大科技工作者寄予殷切厚望。当时,钱学森、朱光亚、彭士禄等

一众学子,悉数在国外留学,成绩优异,毕业学成后,他们无一例外纷纷响应祖国的号召,义无反顾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,为新中国的科技事业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。虽然他们研究的课题不同,主攻的方向各异,但他们始终心怀祖国和人民,希望用自己勤劳的双手,用自己丰赡的学识,振兴中国科技,以期早日实现科技强国的梦想。

为了让中国人民过上更有尊严的幸福生活,他们忘我奋战在科研一线。出于工作需要,有的资深院士甚至隐姓埋名几十年,默默耕耘在人迹罕至的不毛之地;有的院士为了打破国外的技术垄断,早日实现大国重器的国产化,吃住在简陋的实验工地,长期与家人两地分居,从没有半句怨言;有的院士虽已年过八旬,但只要党和政府一声召唤,就毅然踏上前行的列车,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,为人民排忧解难;还有的院士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,依然在询问实验的数据。这些科学巨擘、时代功臣,之所以如此忘情地投身于钟爱的科学事业,皆因为他们深深懂得,国有才有家。只有用科技的力量,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,千千万万个小家才能幸福安康,人民才会安居乐业。他们紧跟世界前沿科技,

攻克高精尖技术,消除国外技术壁垒,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上,作出了杰出贡献。

全书自始至终洋溢着浓郁的爱国精神和科学家精神。两种精神交织在一起,汇成强大的前行力量,不断感召着一代代科学家,在党的领导下,自觉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,以科技为桨,以创新为舵,发扬艰苦奋斗、自力更生的精神,为实现科教兴国、科技强国的奋斗目标,在平凡的岗位上,作出卓越贡献。作者在讲述这些优秀院士们的事迹,探究他们身上“两种精神”的生成逻辑时,以其质朴的笔触,深入触及他们的精神世界,用一个个感人的事例解读他们的精神,将他们身上所秉持的坚韧、顽强、勇毅、向上等优秀品质,翔实生动地展现出来。每每读及,深为这些院士们身上所高扬的爱国精神和科学家精神而感动。

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,时代热切呼唤爱国精神和科学家精神,广大科技工作者和立志投身于科研的青少年,应以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们为榜样,胸怀强国梦想,勇于担当,躬行求索,让爱国精神和科学家精神时刻激荡于心,向科学高峰进发,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再谱新的华章。



蓬莱古船

程应峰

抵达蓬莱,第一眼看见的是八仙群雕,“八仙过海”耳熟能详,“海市蜃楼”妇孺皆知。蓬莱,作为“东方神话之都”,为诸多历史名人涉足。从秦始皇东巡求药到汉武帝御驾访仙,从白居易笔下的“忽闻海上有仙山,山在虚无缥缈间”到苏东坡的“东方云海空复虚,群仙出没空明中”,维妙维肖地描绘出一个令人向往的神仙世界。在历史的长河中,蓬莱,无疑是一处仙气绵延、灵气盈溢的所在。

蓬莱水城如一艘古船,飘在岁月的苍茫中,它厚重的城墙,恰似饱经岁月之海浸泡过的船板,昭示着时间深处外族入侵燃起的战争烽火。

入得蓬莱城,步过迎宾桥,便到了丹崖山下,丹崖山与浩茫的碧水相映,云烟缭绕,瑞气集结,煞是迷人。丹崖山巅,蓬莱阁高居其上,构架出一幅浑然天成的仙阁图景。没到过蓬莱、不曾亲眼目睹过,是难以有超凡脱俗的体会的。

民族英雄戚继光抱定“封侯非我意,但愿海波平”的志向,走出蓬莱古船,辗转沿海各地抗击倭寇,让倭寇闻名丧胆,闻风而退。饱受倭寇之害的黎民百姓口占民谣颂扬道:“戚我爷,戚我爷,爷未来兮民咨嗟,爷既来兮民心定,凶妖尽除,草木生芽,欲报之德,昊天无涯。愿爷子孙绳绳兮,为公为侯定家。”倭寇也惊叹:“戚虎未矣!今后始知犯华之不利也。”

戚继光治军严明,视百姓如父母。“戚家军”所到之处,秋毫无犯,百姓“扶老携幼,快睹威颜者道路充塞”,并“浙米而炊,扫榻以款,待士卒如大宾贵客。”

戚继光可谓文武兼备的“儒将”,所著《纪效新书》《练兵实纪》在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如今我们见到的戚氏表功祠,是当地老百姓为纪念戚继光生前的功绩所修建。戚家牌坊为明嘉靖四十四年(1565)皇帝为颂戚继光与其父戚景通的功德所建,位于蓬莱城里武霖村牌坊里街,东为“母子节孝”坊,西为“父子总督”坊,均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1984年3月,蓬莱水城小海发掘出残长28.8米、宽5.6米、深0.9米的一艘古船,该船长宽比接近5.0,比航海货船大得多,且船内有铁炮、铜炮等武器,全部有12道舱壁,带龙骨,呈平底,首尾上翘,舱壁之相邻列板,采用凹凸槽对接,船外板的连接采用带有凹凸榫的钩子同口连接,榫位长度达0.72米,约为泉州后渚和法石宋船的2倍,列板接缝采用铆钉和穿心钉,外板与舱壁的连接用定位铆钉。据考证,它是一艘有较高航速的元代战船。较之泉州宋船、新安元船之工艺更胜一筹。

没有外族入侵,也许就不存在用于战事的蓬莱古船。没到过蓬莱,没见过蓬莱古船遭劫,对外族入侵之祸造成的危害,就难以有如此刻骨铭心的直觉。蓬莱古船留给我们的,是沉重的思索,它不是陈列在纪念馆里,而是陈列在世代中华儿女的心中。

如今的蓬莱岛,日益富足和妖娆,是名副其实的人间福地,世上天堂,海上仙山。走过迎宾桥、跨过会仙桥,我们看到,古老而美丽的蓬莱,是如此风姿绰约,仙风诱人。

中秋是收获的吉辰,又是团圆的良时。每逢中秋时节,记忆的海洋里总会升起一轮明晃晃、光灿灿的军营月亮,我那并不敏锐的嗅觉总会闻到甜滋滋、香喷喷的军营月饼的味道,一份火辣辣、暖烘烘的战友深情总会在我的胸腔里萦回、跳跃。

1998年是我入伍第一年。离中秋节还有两天时间,全连休探亲假的12名官兵相继归队。按照休假安排,他们中有不少人可以休至中秋节之后。尤其是一排长,他已多年未休探亲假,这一次是带着“任务”回去的:父母为他物色了一个家乡的女孩,利用此次探亲的机会相亲。

回家之前,指导员亲自找一排长谈话:“眼光不要太高,不要过于挑剔,只要那女孩人品好,就跟人家谈谈。”谁知,一排长这个干啥都优秀的老兵,竟然败下阵来。女孩及其家人对他很满意,但提出一个苛刻的条件:“两年之内必须转业……”最终,一排长没有答应,帮父母收完了玉米、谷子,又陪着父母到医院检查了身体,便立即启程归队。

一排长对我们说:“那年,为了当兵,我连大学都没上。现在,好不容易当出点味道了,竟然让我转业!这叫半途而废啊,咱不干这事儿!除非组织决定让我转业!”

听了一排长的话,我们感慨万千。

时值中秋,一排长和那些探亲归队的战友们纷纷拿出了来自他们家乡的月饼。12位战友,带

1998年的月饼和爱情

江志强



来了12种月饼。来自大江南北的月饼汇聚军营,并排“站”在了后勤班的长桌上,被司务长码得整整齐齐。

吃月饼之前要排队唱歌。我清楚地记得,那晚唱的歌是指导员点的《十五的月亮》,在队列前指挥唱歌的是一排长。曲毕,指导员猛地一拍脑门儿,颇为后悔,悄悄地对我说:“糟了,一排长相

亲失败,咱唱这种缠绵的歌词话吗?”

然而,一排长却和战士们坐在一起,捧着月饼,仰望明月,说着笑着,品尝着五湖四海的味道,诉说着各地月饼的传说。

正当我们品尝美味时,值班战士前来报告:“驻地群众给连队送月饼来了。”我们赶忙出营房迎接。

社区主任握着指导员的手,满怀深情地说:“今年抗洪,如果不是你们,我们的损失更大。这是我们自己打的月饼,请战士们尝尝。八月十五,大家回不了家,别想家啊!”

指导员也拿出我们的月饼,要赠予他们。他们不收,指导员硬塞过去,笑道:“你们是水,我们当兵的是鱼,咱一家亲,这月饼必须得收下啊!”

那晚,我们总共品尝了13种月饼。13种不同的味道萦绕在心间,甘甜无比。

月上中天时,轮到我站岗。指导员接过我的枪,压低声音说:“你去陪一排长聊聊天,别让他闷着。这岗,我来站。”

谁知,一排长却“夺”过了指导员手中的枪,打趣地说:“让咱这个失恋的人有点事做吧,站岗的事,谁都别跟我争!”

说罢,一排长扛起枪,大步走向了哨位。

是时,皓月当空,明晃晃、光灿灿,照着军营,照着哨位,照着青松般站立的一排长……

舍不得的睿智人生

钟芳

著名作家贾平凹曾说:“人在世上活着是一舍一得的过程。会活的人或者是成功的人,其实是懂得这两个字:舍得。”

不舍不得,小舍小得,大舍大得。”舍得是一种哲学,更是一种境界。当你懂得了舍时,你就会得到更多。我们要学会在舍与得之间寻求生活的从容,感悟生命的真谛,做一个豁达和智慧的人。

我有一个做生意的朋友,他没有很高的文化,也没有社会背景,但

生意历经多年却是出奇地好。说起他的经营之道,他说:“我与每个合作者分利的时候,我都只拿小头,把大头让给对方。这样一来,凡是与我合作过一次的人,都愿意与我继续合作,而且还会介绍一些朋友,再扩大到朋友的朋友,结果许多人都成了我的客户,人人都说我好。”闲来细思,看似朋友只拿小头,但所有人的小头集中起来,就成了最大的大头,所以他才是人生真正的赢家,这也是他的智慧所在。

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里,偏要执着与追求名利的人,难免会遭遇失败、挫折、坎坷及由此造成的诸般痛苦;而真正懂得取舍之间关系的人,自然会有大境界大收获。

舍得是一种处世的哲学,也是一种做人做事的艺术。我们的一生正是由许许多多舍不得构成的,无论甘心或不甘心,无论多么舍不得,我们最终都要学会舍得,才会赢得一段段美丽精彩的人生。

人闲了,嘴就闲不住,光想着吃。吃着吃着,脑海就常出现文人雅士笔下的吃事掌故。

《雅舍谈吃》是梁实秋先生说吃事的经典。大江南北,国内国外,天上地下,江河湖海,食材不同,风味各异。从《梦溪笔谈》《本草纲目》到近人笔记诗文,引经据典,娓娓道来,看得人心驰神往,垂涎欲滴。

今天,我就沿袭梁老先生的套路,说一说庄浪汤长面。

庄浪在六盘山西边,境内沟壑纵横,干旱少雨,干旱贫困在全国有名。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始,全县人民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,坚持修梯田。农业学大寨,更掀起修梯田的高潮。一修几十年,成了全国梯田化模范县。三跑田变成三保田,自然粮食丰收,尤其麦子产量高。有些大队生产队,土地面积大,麦子种得多,社员家常有白面吃。全县人一年到头吃白面,还是责任制下放。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,土地像变戏法,焕发了无限生机,连年丰收。白面多了,就变着花样好吃了。往昔只有逢年过节或家里来亲戚客人才能吃到的汤长面,就成了家常便饭。

我没有考据过庄浪汤长面始于哪个年代,一开始怎么做怎么吃,这里,仅以我记忆中汤长面的做法吃法,浅聊一聊。

我吃汤长面最早的记忆是在舅舅家。舅奶奶把白面倒进面盆,用化了碱的热水搅和,搅成干面团,倒在案板上揉。揉面是很费力的事。一大疙瘩面,团起来揉开去,团起来揉开去,直到光滑不粘案板。舅奶奶说面的筋骨就在这揉上,揉不到底,擀出的面下到锅里就软绵绵的,易断且捞不到碗里,自然不好吃。揉好了面,擀面时分成坨,一坨一擀。先用短擀杖推开,再用长擀杖擀。“腾、腾、腾”,卷起来擀开来,富有节奏的“腾、腾、腾”,再卷起来擀开来,直到面薄如纸。铺在案板上,一张硕大的圆。面圆案方,现在想来仿佛天圆地方在厨房的验证。接下来,在薄如纸的面上撒些许玉米面,叫撒面波,以防粘黏。然后晾在扫得干干净净的地上,按舅奶奶的说法是接地气回性,依我看来,其实是要腾出案板擀下一坨面。一坨擀成,接着擀第二坨、第三坨,数量根据人的多少而



庄浪汤长面

刘本本

定。只要是吃汤长面,人人饭量增加,总要多擀些。

切长面,宽细匀直,最见刀功。切时将晾在地上的面,一张一张用擀面杖卷到案板叠踏,对折两次,大致呈直角三角形。下刀从直角边开始,左手压住面,右手执刀,均匀往前推。一刀算一道,切若干道,提起来叫一把儿。这样一把儿一把儿摆放齐整,用案布遮盖上,防干燥,保持面的柔润。

接下来是炒臊子,炒臊子,调汤。

炒臊子,多是五花肉,切成不大不小的肉丁,热油锅爆炒。出锅,肉丁有三个层次:瘦肉嫩肥油香猪皮

脆,吃到嘴里有嚼头,香味儿足。与肉丁搭配的是:红萝卜切成薄而小的方块、豆腐也切成薄而小的方块、干黄花浸泡撕成细丝,肉丁快出锅时,一同混炒,肉臊子就炒成了。

调汤。吃汤长面,最讲究的是汤。葱花在油锅里炒出香味,倒醋,挖几小勺糖汁(醋和红糖加水熬制而成,染色提味,类似酱油)快速搅拌均匀。火不能太大,大了易焦,有焦腥味,这叫炆醋。然后按人多少加水,烧开,吃面的汤就调好了。糖汁葱花炆醋,汤颜色呈酱红,入口,不是那种寡酸,温润丰满,香味醇厚,回味无穷。

到下面时,把炒好的臊子倒进汤里,再撒上切成斜箭头儿的葱花。面煮熟捞到碗里,舀几勺汤,碗中扑闪闪一层红萝卜豆腐葱花,忍不住口水的一家人,端起碗,“吱溜吱溜”,一片香喷喷的吸长面的声音。

这是猪肉臊子汤长面。

还有素汤长面。有鸡蛋面和精背子面之分。鸡蛋面就是先往油炆的开水锅里倒入打匀的鸡蛋糊糊,翻个滚儿,便绽开花朵般黄白相间的蛋羹,出锅另放。然后是炒红萝卜和黄花,再炆醋调汤。临下锅煮面,把蛋羹与已炒好的红萝卜和黄花倒进汤里,捞面舀汤,是为鸡蛋素面。

精背子素面,就是只炒韭菜、芹菜叶或葱花做蔬菜(飘在碗中醋汤上面,像人的脸蛋,叫颜菜),捞一碗面,舀上炆好的醋汤,每碗夹一点颜菜。没肉没蛋,味道单一。谦逊厚道的庄浪人便以类似人光着背子,名之为精背子面。精背子面,露出了时代的贫穷和家境的寒酸,但在那个连温饱也不保的年代,能有精背子面吃或待客,已是够奢侈的了。现在很少见,也没人这么做了。

舅奶奶做的长面,不论荤素,面薄有柔劲,捞一筷子,又细又长,一口气吱溜不了一根,得换一口气吸。这是真正的吸长面哩!吃面喝汤,一碗连一碗。

与《雅舍谈吃》里的吃事相比,庄浪人吃的汤长面,一点名气也没有,但庄浪人大都这样做,这样吃。

这就是我吃的庄浪汤长面,不光香艳在我的记忆里,还将永远吱溜在我的生活中。